

# 言辞重复的社会—认知语用阐释

程 杰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 510420)

**提 要:** 重复是一种貌似简单却又很复杂的动态语言现象, 其特有的语言重复形式成为言语交际过程中窥探说话人和听话人互动的切入点。本研究以即时语境中的言辞重复为分析对象, 基于 Kecskes 的社会—认知语用框架, 阐释言辞重复的实现方式及其社会认知语用理据。研究结果表明, 重复是语境共知共建过程中“合作与自我中心性动态平衡”的产物。本文是对“听者和说者语用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希望能为研究重复的理解产出过程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言辞重复; 社会—认知语用视角; 合作; 自我中心性; 共知共建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54-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14

## A Study of Lexical Repetition Based on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

Cheng Ji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420, China)

Repetition is a dynamic linguistic phenomenon, which is seemingly simple but complex, and becomes an entry point to explore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in the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lexical repetition based on Kecskes's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 (SCA),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ealizing processes of lexical repetition and its socio-cognitive causes, and proposes that lexical repetition be the dynamic balancing outcome of cooperation and egocentrism during the contextual common ground co-construct. It is a tentative study by taking speaker and hearer as a whole, and aims to provide a new pragmatic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epetition producing and comprehending its process.

**Key words:** lexical repetition;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 cooperation; egocentrism

### 1 言辞重复的界定与语用特征

重复是言语交际中最为普遍的现象之一, 其特有的单一语言表现形式以及复杂多变的即时语用含义成为复杂言语交际过程中窥探说话人和听话人互动的切入点。本文以一种典型的言辞重复为对象, 分析其语用特质, 探讨重复理解产出过程中的合作性与自我中心性, 进而从社会—认知语用视角阐释其实现过程及语用理据。本文中的言辞重复是指在即时言语交际中, 由第二说话人在前述话语基础上再现某些词语表达, 包括汉语的字、词、短语表达以及同音异义词的使用; 通过微观语用含义的收缩与扩充, 传递新的语用含义, 进而实现交际目的。例如:

①(一对夫妻的谈话)

傅家杰: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陆文婷: 不用了, 歇一会儿就好了……

傅家杰: 那你先躺一会儿, 休息休息, 我一会儿叫你。

陆文婷: 不用叫, 我反正睡不着, 躺一躺就好了……

是该休息休息。这个星期天, 我们带孩子到北海玩一趟吧! ……( 谔容《人到中年》)

②(知名文化学者于丹受邀参加鲁豫主持的电视采访节目)

于丹: 我很奇怪, 你们从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 找了些什么样的人, 把我这些故事都挖了出来?

鲁豫: 我们编导都快自杀了! ……

于丹: 但是你们挖出我这些故事, 让我也快自杀了! 怎么能够找出我这些劣迹来呢? (鲁豫有约·师者于丹)

“休息”的规约意义是指为了放松、恢复体力而停止工作或活动。在例①中, 第一个“休息休息”的语境意义是丈夫让妻子躺在床上, 休息一会儿以便缓解头痛, 恢复体力; 而第二个“休息休息”, 通过其后续话语可知, 是指不工作, 放松娱乐。同样, 例②中的两个“快自杀了”的微观语用意义也不尽相同, 一个是编导因为“挖故事”而累得“快自杀了”, 另一个是因为“找出这么多劣迹”而不好

意思“快自杀了”。可见,在即时语境下,重复者能够灵活地、创造性地通过再次产出某些言辞,巧妙地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基于分析,这类语料的明显特征如下:(1)从类型上看,它们是即时语境中第二说话人的重复(Norrick 1987: 245-264),属于人际间的重复或他人重复(Johnstone et al. 1994: 1-20),而不是同一说话人的重复,是实词或实词短语的完全重复(Tannen 1987: 574-605);(2)就交际者而言,这种普遍存在的言辞重复既涉及听话人又涉及说话人以及言语交际者自身听话人和说话人的双重角色转换;(3)从微观语用含义来看,该重复在字面意义或发音上与源词(source word)一致,但却存在微观上的语用充实(语用扩充或语用收缩)(冉永平 2005: 343-350)。因此,一方面,这种语言现象至少从表面上体现交际的和谐与合作;另一方面,该重复现象也体现说话人在话语理解产出过程中的认知语用痕迹。

## 2 重复:合作与自我中心性的动态平衡

SCA认为,合作与自我中心性是言语交际研究中两个相互关联和依存的维度,除了理想的合作式交际,还有消极的交际,如交际误解和失败等(周红辉 2015: 450-459)。本研究认为,积极和消极的言语交际之间是一个连续体,人们的言语交际都是介于理想的合作式(积极的)交际和消极的交际之间,是合作与自我中心相互制约的动态产物。言语交际中的合作与自我中心只是出现的阶段和强度不同(Kecskes 2010b: 50-73)。从微观语用视角看,不同类型的重复体现合作与自我中心性的动态平衡过程。

首先,重复与源词之间语言表达形式和规约意义的一致性本身就是一种合作,语用学理论非常关注交际中的合作。交际被认为是一种以意图为导向的行为,言语交际者相互识别彼此的意图和目的,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实现交际(Clark 1996)。无论是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理论还是关联理论都体现合作,即使不合作言语行为的交际过程本身也离不开理解先前话语的合作性行为。因此,合作是言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言辞重复使这种潜在的本质特征显现出来。在某一特定语境中,人们常常重复产出交际者之间的某些言辞,且重复与源词之间虽然具有一致的规约意义,但却存在不同的(微观的)语用含义。重复的过程很清晰地表明说话人的意图(显性或非显性地),重复是通过引用、语用调整进而对先前话语做出回复(或回应)的合作性言语行为。

其次(微观语用意义上)不同程度的重复又体现自我意图和自我中心性的制约作用,体现言语交际的利己性。Kecskes提出“自我中心性”原则,认为话语生成和理解体现的都是“自我中心”,强调说话人(或听话人)的主

体性。只有在说话人的自我愿望得到满足后,听话人以自我中心的最凸显的理解被处理后,合作、关联以及对可能的相互知识的依赖才会起作用,说明自我中心性是一种思维过程,交际者会在话语产出和理解的过程中自动地将凸显信息带入注意力层面(Kecskes 2010a: 2-20)。凸显信息分为内在凸显(inherent salience)和涌现凸显(emergent salience),前者强调词汇义凸显,后者指情境性或知觉性(perceptive)凸显(周红辉 2015: 452-453)。本研究中的重复具有涌现凸显性;其自我中心性不仅体现在重复这一言语交际过程中自我凸显的思维运作过程,还包括个体交际中自我意图、自我需要与社会因素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的动态平衡过程。

最后,作为两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言语交际中的合作与自我中心性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一个连续体,即这一连续体是由重复的自我中心性和合作相互平衡的不同程度组成。不同程度的重复体现合作与自我中心性动态平衡的交际过程,是合作与自我中心性相互平衡的产物。

## 3 重复的社会—认知语用分析

### 3.1 共知共建与重复的实现

根据意义动态模式(Kecskes 2008: 385-406),意义是前语境与情境互动构建的结果,蕴含前语境的语词在话语产出时塑造互动交际角色,在话语理解中起到触发前语境的作用。前语境提供潜在意义,情境确定适切意义,但该语词在不同情境中的使用会同时重塑原有内容(前语境)(周红辉 冉永平 2012: 39)。然而,从重复的微观语用差异我们发现,大部分的重复对于听话人和说话人的前语境(不论是集体前语境还是个体前语境)都是一致的,如例①和例②中的“休息休息”、“快自杀了”。它们不是(集体或个人)前语境存在差异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前语境和情境的互竞问题,而是一种即时语境中的语用意义共知共建现象;是在合作与自我中心的驱动下创造新的语用含义、激活新凸显义的过程。

SCA的共知共建观(Kecskes, Zhang 2009: 331-355; 周红辉 2015: 450-459)提出,共同背景(common ground)是一种认知语境假设,是交际双方共享或共建的语境信息,分为核心共同背景(core common ground)和涌现共同背景(emergent common ground),前者包括相对静态的百科知识、社会文化和语言知识,后者蕴含动态的个别共享信息和当前情境信息。成功的交际离不开语境的临时共建和语境信息的互显(周红辉 冉永平 2012: 41),即离不开言语交际的共知共建过程。共同背景共建的具体操作机制是激活(stimulate)、搜寻(seek)和创造(create)共同背景(Kecskes, Zhang 2009: 331-355)。

### 3.2 重复的实现过程及社会—认知语用理据

本研究中的重复是在具体语境中由它的源词触发创建而来,重复性话语相对于它的源词而言具有涌现性的特征。在理解源词的过程中说话人和听话人具有相对一致的共现背景,而重复话语本身又体现重复话语发出者为满足交际需要而创建的涌现信息。依据重复所体现的涌现背景是否与源词建构的共同背景相一致性,本文把重复分为以下3类。

### 3.21 完全合作

完全合作是重复所体现的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词共建的共同背景相一致,即重复的发出者充分理解源词,为满足其即时语境中的交际意图进而重述话语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两类。

#### 3.211 涌现共同背景与共建共同背景一致

③(张老汉要做手术,护士担心他在手术中乱动。)

小护士:老大爷,您可别动了,这是消了毒的,一碰就脏了!

张老汉:那是!入乡随俗。到哪儿听哪儿的,入了医院,就得守医院的规矩。

小护士:老大爷,给您手腕系上点儿,这是医院的规矩!

张老汉(一愣,继而又哈哈笑道):您就捆吧,这还用说!(谌容《人到中年》)

“规矩”的原型意义表示约束人们某一特定行为的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规定或要求。在例③中,通过前语境的共知共建,第一个“规矩”的即时语境含义是指病人到医院里应该遵守的社会规约;而第二个“规矩”蕴含的当前情境信息是“系手腕”这一医院的具体规定。重复的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词所共建的共同背景一致,即重复“规矩”与其源词在形式、编码意义以及宏观语用意义上完全一致,但是二者在微观语用意义上存在偏差。重复者在基于合作的前提下,为了实现其自我的交际意图(担心张老汉在手术中乱动),结合现实情境语境(给您手腕系上点儿)重新创建重复性话语“规矩”的涌现信息,实现赞成重复源词语的语用功能。

#### 3.212 涌现共同背景是共建共同背景的延续

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常通过重述源词语来实现引申的目的,体现为重复的涌现共同背景是源语共建的共同背景的延续。例①和例②中的“休息休息”及“快自杀了”都属于这类重复。一方面,通过重复话语交际能以一种合作的、可理解的、连贯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源词“休息休息”和“快自杀了”可以激活交际双方的前语境知识,成为情景关注的焦点,这种涌现的语境信息催生新话题,即由“躺在床上恢复体力的休息”创建成为“周末到公园去放松的休息”;由“编导因为挖故事而累得快自杀了”创建成为“因为找出这么多劣迹而不好意思快自杀了”。可见,重复是与源词共知共建相关联,在合作交际的目的

下,通过重塑双方注意的焦点共建新的语境,同时满足自我的交际意图。因此,这类重复也是言语交际者合作与自我中心性相一致的体现。

### 3.22 合作与自我中心性共生

言辞重复中比较典型的一类重复是合作与自我中心性共生,体现为重复的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语共建的共同背景之间存在偏差,是相互制约、相互重塑或修正的共生关系。交际者既要保证交际的人际和谐,又要实现交际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交际意图。与前类重复相比,该重复的合作性降低,而其自我中心性明显增强,重复的产出是合作与自我中心性共生的结果。交际者通过重述源词语可以实现交际功能,包括转移话题、纠正、不赞成和刻意误解。

#### (1) 转移话题

在言语交际中,转移话题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们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言辞重复是智慧、适切地转移话题的方式之一。重复者在合作与自我中心共同驱动下,通过重复来转换话题,实现交际目的。例如:

④(交际双方是情敌)

方鸿渐:暂时在一家小银行里做事。

赵辛楣:大材小用,可惜可惜!方先生在外国学的是啥呀?

方鸿渐:没学什么。(钱钟书《围城》)

在例④中,源词“小”引起重复者的注意,他通过重复“小”使其意义凸显并与原话题保持关联合作。在重复的共知共建中,“小”的涌现信息与源词所建构的共知背景存在偏差,是一种相互重塑的共生关系:重复者在充分理解源词“小”(银行的规模小,谦虚的说法)的基础上,通过重复讽刺性地表达对方鸿渐的不喜欢。

#### (2) 纠正

纠正是指告诉某人某些言语行为不妥,更正其言语的行为。在日常交际中,人们常常通过重复纠正来体现重复者的自我关心、自我利益或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他人的感受或想法。在重复实现过程中,其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语共建的共同背景之间明显存在偏差,合作与自我中心性的平衡体现为彼此相互修正的共生关系,其合作性更低,自我中心性明显升高。

⑤(婚礼后,新郎新娘该回娘家了,韩太太准备了慷慨的喜礼。)

天星:怎么今儿还不算完啊?

韩太太:这叫什么话?大喜的日子,不许说什么‘完’不‘完’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头儿呢!(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在例⑤中,韩太太,天星的妈妈强迫他和不爱的人结婚,天星很不开心。第一个“完”表达天星抱怨婚礼的礼节太多,为什么各种礼仪还没有结束;而从后续话语(好日子才刚刚开头儿呢)可知,“完”字在共知共建过程中激

发其母亲不同的共知背景,引起韩太太的注意,即“完”字寓意不好,婚礼应禁忌。因此,韩太太从自我情感出发,纠正天星言语行为,同时也委婉地责怪天星不耐烦的态度。重复话语的纠正体现涌现共知和前共知背景之间的差异,是典型的合作与自我中心相互修正的行为。

### (3) 不赞成

重复的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语共建的共同背景之间存在的偏差还可以产生另一种功能——不赞成,指交际者由于不同的认知背景,在共知共建过程中,对于某些观点表现出来的强烈不喜欢或反感。

#### ⑥(白杨和他父母之间的一段对话。)

白杨妈:白杨是他们老板的左膀右臂,白杨啊,现在在策划一个三大战役!

白杨爸:那做生意跟三大战役扯得上吗?

白杨:嗨,就是打个比方!

白杨妈:比三大战役规模大,动用了几百个关系啊!连苏联军方最上层都给疏通了。那个叫,叫叫什么易,易经货。

白杨:说了八百遍了,易货!(《幸福像花儿一样》)

显然,在例⑥中,白杨爸爸是革命老军人,参加过三大战役,这样的前语境使其对于战争和军队的评论都很严肃认真。白杨妈妈用“三大战役”来比喻儿子生意做得好,这种夸张的说法却触发白杨爸爸不同的共知背景,他通过重复“三大战役”的原型意义表达自己对于白杨妈说法的不赞成和反感。源词“三大战役”的共知共建过程激发重复者的注意,而影响注意力运行的因素恰恰是重复者的前语境知识,即白杨爸爸的军旅经历与身份。对于白杨爸爸而言,“三大战役”的原型意义才是最为凸显的意义。因此,言辞重复是以这些进入交际双方注意范围的信息为导向的语境共建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合作与自我中心相互修正的共生过程。

### (4) 刻意误解

刻意误解是重复者理解源词的语用含义,却故意表示误解进而转移话题或表达自己的观点。重复在共知共建过程中,其涌现共同背景和源词共建共同背景出现偏差,体现明显的自我中心性。

#### ⑦(三个好朋友在街边角落的对话)

郑桐:怪我,怪我,都怪我这张嘴!

钟跃民:什么事啊?

钟跃民的同学:嘴堵上不就得了吗?(扬扬手里的煎饼果子)(《血色浪漫》)

重复者通过情境信息,扬扬手里拿的煎饼果子,将“嘴”的比喻义(说错了话)语用收缩为其原型意义(人身体的一部分),进而缓解现场的尴尬。这一过程体现重复者在共知共建过程中,通过关联重新构建“嘴”的凸显义,进而实现其合作的交际意图。

语料分析表明,这4种功能的重复合作性逐渐减弱,自我中心性逐渐增强。合作与自我中心性共生类的重复,在实现上述4种功能时,其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词共建共同背景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只是在词语原型意义基础上的涌现性共建。

### 3.23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类的重复是,虽然具有言语表达形式相关联的合作,但其共知共建过程或者结果是失败的,即重复的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词的共建共同背景不同,而这种失败的根源在于交际者的自我中心性,常常表现为误解或拒绝的言语行为。

#### 3.231 误解

##### (1) 个别共享信息共建缺失

⑧(战士小毛误把前来做暗访的政委当成新兵,说漏了连里应付检查弄虚作假的内幕。)

小毛:连长,我全招了!

连长:那就全招了吧!

其他战士:他跟政委全招了!(《炊事班的故事》)

⑨(部队检查刚刚结束,炊事班战士们应付检查弄虚作假。突然,连长来了。)

连长:你们班是典型的炊事班。

小毛:我们班成典型啦!

班长:都是领导教育的好啊!

连长:是典型的炊事班,不是炊事班的典型!(《炊事班的故事》)

通过例⑧的后续话语可知,第一个“全招了”是指小毛向来检查的政委全部招认他们连队弄虚作假的错误;而第二个“全招了”是连长以自我身份和自我视角为中心,认为小毛要向他承认错误。该重复是由“向谁全招了”这一个别共享信息共建缺失引起的。同样,在例⑨中,连长和小毛分别从自我的前语境和自我视角出发建构“典型”的涌现语用信息,前者是指坏的典型,后者是指好的典型。可见,这两个例子中的个别共享信息共建缺失的根源在于交际者的自我中心性。

##### (2) 代词指代缺失

⑩(钟晓红是郭诚的初恋。6年后,钟晓红回来正在敲郭诚的门。)

郭诚:哈喽,哪一位?

钟晓红:是我呀!

郭诚:我?真逗!小姐,那个“我”是谁呀?

钟晓红:阿诚,连我是谁都听不出来啦!真让我失望!难道我被彻底遗忘啦?(康庄《魂断旧金山》)

源词和重复“我”都体现明显的自我中心性。交际双方都从各自的视角认为对方应该知道或应该表明代词“我”的指代。在这一共知共建过程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代词指代缺失使交际的合作程度明显降低,双方的“我认

为你应该知道我知道”的认知共同背景假设共建失败。

### 3.232 拒绝

①(某单位微信群中的讨论。)

A: 广州香雪公园的梅花。

B: 没花。

A是某单位的员工,通过“梅花”共建共同背景,即几天前大家建议B组织集体活动,一起去广州香雪公园看梅花。显然,B以同音异义词语回复表明其已经理解前述话语的含义并做出回应“没花”,而这一共知共建的过程体现为:在之前大家要组织活动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今年的梅花开得不好,花很少,作为部门负责人的B从自我视角和身份出发,通过同音异义词语的重复拒绝A的提议。可见,大量共同凸显的认知在言语交际中起到一种背景式、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使会话流畅而合作。在这类重复中,重复的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词的共建共同背景不同,通过重复相同的发音,产生较高的凸显度,引起交际者在共知共建过程中的注意,这类重复处于合作与自我中心的连续体中,偏于自我中心的一端。

### 3.24 言辞重复的社会—认知语用理据

综合以上实例分析我们发现,言辞重复创造语境,语境也可以使言辞重复的意义具体化,重复过程是一种具有涌现性的语境共建过程。言辞重复不但可以实现很多语用功能,其实现过程还是一种合作与自我中心的平衡与转换,体现为从合作到自我中心的一个连续体。

在言辞重复中,源词是明示的、共有的、凸显信息,可以成为后续重复的共同背景,因而重复体现共同背景的延续性和共同背景的动态共建性。在共知共建过程中,基于前语境选择的词汇在现实语境中被激活,并与现实语境进行比较,重复体现语境共建中鲜明的涌现凸显性特征。重复以其特有的语言表征显示,我们应该从说话人—听话人一体的角度去探究其动态的交际过程。

在SCA框架中我们发现,重复的涌现共同背景与源语共建的共同背景之间存在:完全一致、延续、有偏差和二者不同4种关系,其根源在于合作与自我中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重塑或修正的共生关系。重复的具体实现过程体现为:一方面以词汇规约意义的关联为尺度,通过重复来实现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包括涌现意图)。其具体的社会认知心理过程如下:交际者对于源词的共知共建(前语境)→触发注意力→创建新的凸显义→以自我中心或利我的视角→进行语言表达。基于此,重复的具体实现过程是从心理表征到运作机制再到言语表达的完整链条,交际的自我中心性体现为主体偏向自动搜寻和采用认知资源中最熟悉可及的信息来进行表达和理解,是思维“经济性”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写照(周红辉2015)。

重复是在社会语境因素和个人因素影响下,共知共建背景与涌现背景的动态平衡与转化,体现交际的动态性;是言语交际中合作与自我中心性的平衡。因此,本研究认为,在社会因素和个体认知的制约下,合作与自我中心驱动整个重复交际的过程。

## 4 结束语

基于Kecskes的社会—认知语用视角,依据重复所体现的涌现背景与源词建构的共同背景是否相一致,本文分析言辞重复的3种实现方式:合作、合作与自我中心共生、自我中心。研究表明,言辞重复中的合作与自我中心是一个连续体,言辞重复是该连续体的一个缩影,即言辞重复是交际共知共建过程中“合作与自我中心性的平衡与动态转化”。本文是从听者和说者一体角度研究话语理解产出过程的初步尝试,希望能为研究言辞重复的理解产出过程提供新视角。

## 参考文献

- 冉永平. 词汇语用学及语用充实[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5).
- 周红辉. 误解的社会—认知语用解析[J]. 现代外语, 2015(4).
- 周红辉, 冉永平. 语境的社会—认知语用考辨[J]. 外国语, 2012(6).
- Clark, Herbert H. *Using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Johnstone, B., et al. Repetition in Discourse: A Dialogue [A]. In: Johnstone, B. (Ed.), *Repetition in Discours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 Norwood: Ablex, 1994.
- Kecskes, I. Dueling Context: A Dynamic Model of Mean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13).
- Kecskes, I.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0a(5).
- Kecskes, I. The Paradox of Communication: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 [J]. *Pragmatics & Society*, 2010b(1).
- Kecskes, I., Zhang, F. Activating, Seeking and Creating Common Ground: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J].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2009(2).
- Norrick, N. Functions of Repetitions in Conversation [J]. *Text*, 1987(3).
- Tannen, D. Repetition in Conversation: Toward a Poetics of Talk [J]. *Language*, 1987(3).